

你在高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？

那年高考失利，我找了个补习班复读，本来都挺正常，可我却发现，我们英语老师，腿上总有新的瘀伤，丝袜也遮不住。

我本以为是家暴，直到我发现了她的秘密。

我从没见过那么变态的事。

我今年 19 岁，英语老师 28 岁，确切说，她不是一名老师，只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辅导班帮我们补课。

她叫路舒晴，平时爱穿丝质衬衫加短裙，下身是黑丝，身材曼妙，气质很动人。

每当她的高跟鞋「哒哒」地从教室外响起，我便热血沸腾，在这个年纪，这声音，足以冲昏我的头脑。

我知道，她是每一个少年都想遇到的那种女老师，全班男生，都为他疯狂。但是，只有我知道她的秘密，事情，还得从头说。

我高考的成绩还行，刚过一本线，我却报了个二本，我跟家里说，这样可以选个好二本。

可实际上，是一个女生，也报了那里。她说过，希望将来我们考上同一所大学。

报完志愿，我沉浸在幸福里，我知道，美好的大学生活等着我。

可没想到，我爸有个开辅导班的老同学找了过来，他叫陈刚，50 多岁，秃了顶，长得极其油腻，看一眼能恶心的半个月吃不下饭。

他分析了我英语的短板，认真地说，只要跟他补习，并复读一年，保我能上 985 名校。我爸考虑了一下，逼我报名，可我不想去。

陈刚一脸严肃，说我被耽误了，可我说：「必须上这所大学，否则我就不上大学了。」

陈刚一皱眉头：「这孩子得打，由着他，将来肯定没出息。」

我爸也急了，抽了我一巴掌，我太瘦，没撑住，滚倒在地。

随后，我就被陈刚带走了，连手机都没让带。

我心里骂了他一万遍，最近，我跟那个女生正聊得火热，这下，全被他毁了，我甚至没来得及给她发个微信！

陈刚家附近有个职专，他在那租了个教室和宿舍，由于他的补习班专精英语，所以，被送来的学生很多，但他说，教英语的，是他老婆，他只偶尔给我们补习语文，算赠送的。

在这里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操，晚上十点睡觉，午休一个小时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，都要学习。

我知道，我的人生，又进入了地狱模式，只觉一片黑暗，我更加想念那个女生了。

但没想到，开课第一天，陈刚的老婆，也就是英语老师路舒晴的出现，改变了这一切。

她走进教室的那一刻，大家眼前一亮。谁都没想到，她竟这么年轻，且十分漂亮，看着比陈刚小了二十岁。

路老师讲了几句后，让我们自我介绍，我在第一排，说了自己名字，路老师突然问道：「你就是那个为了恋爱而上大学的男孩？」

此言一出，满堂哄笑，我红了脸。

但我不生气，谁都听得出来，路老师的语气里，分明是包含着赞赏之意，她和陈刚是两种人，她很开明。

她对我们坦承，她不是老师，只是大学学的是英语，在这里给人补习，不过，一天下来，我们都感觉得出，她教我们绰绰有余。

所有人都喜欢她，她也很会打扮，在我看来，她身上清纯与韵味并存。而她身上的香水味，更是让我浑身瘫软，醉生梦死。

只是，我们偶尔会发现，路老师不穿丝袜时，腿上总有些瘀伤。

有一次，她弯腰辅导我旁边的同学做题，我偷看她光洁的大腿，她一回身发现了，半羞半怨地问：「你干什么呢？」

我特不好意思，赶紧掩饰：「路老师，你腿上怎么有淤青，是练摔跤了么？」

全班哄堂大笑。

路老师的脸红了，但只低声道：「别乱看，好好做题。」

随后，她拉了拉裙子，想要遮挡，却根本遮不住。

下课后，班里有男同学说：「淤青不都得在膝盖上么，路老师小腿上都有，用的是啥姿势啊？」

我听了道：「瞎聊什么呢，人家可能就是不小心摔了跤而已。」

有人笑道：「你装什么正经？先调戏路老师的可是你啊。」

我问心有愧，还真无言以对。

毕竟，她的存在，能让我感受到生活那仅存的美好。

尤其是在天天面对陈刚摧残的时候。

陈刚这孙子，跟路老师截然相反。

他打着为我们好的旗号，动不动就辱骂我们，说我们都是考不上名校的渣滓，有时候，心情不好了，还上手揍。

那天是周四，他大早晨来了就阴着脸，明显心情不好，但没人知道原因。

他让我们背阅读答案，挨个检查，到我的时候，我没背过，他抓起黑板擦，直接抢到了我脸上，打得我龇牙咧嘴。

我瞪着他，却不敢说话。

陈刚一看我的眼神，二话不说，又扇了我一黑板擦：「你爸打你的时候，你也这么瞪眼？」

我火了：「你又不是我爸。」

陈刚勃然大怒：「敢犟嘴，你是打得轻了你！」

他扔了黑板擦，抓着我头发，扇了我一巴掌。

我也豁上了：「你打死我算了！」

「好！」他都不带停顿的，突然一脚蹬向了我，我爬起来，他又是一脚，把我蹬到了走廊上，全班同学都被吓住了，呆呆地从窗户上看我。

我特想反抗，可我们从小被老师揍习惯了，我不敢。陈刚已经跟了出来，又要踹我，这时候，路老师突然从他们租的办公室出来了，快步上前拦他：「这是怎么了，生这么大气？」

陈刚抓恶狠狠道：「你别管。」

而后，他一脚蹬在了我肚子上，我疼得蜷缩起来，他毫不心软，又要蹬我，突然，路老师弯腰把我一挡，陈刚蹬在了她腰上。

路老师叫了一声，我心一揪。

「你闪开！」陈刚根本不心疼路老师，但路老师看我可怜，就是不闪，陈刚直接扇了她一巴掌，「昨晚你没挨够是吧？」

路老师捂着脸，不说话了，而班上同学全站起来了。

陈刚恶狠狠地回身扫了一眼：「都看什么，坐下复习！」

同学们被这一吼，全老实地坐下了。

陈刚这才像恢复了理智，看了路老师一眼，恶毒道：「回家再说。」

而后，他带着怒气回了办公室。

我见路老师在流泪，特难受，想安慰她，又不知说什么好，可没想到，路老师擦了擦眼泪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小声说：「没事哈，老师回头给你买好吃的，别往心里去。」

我感动得心疼，她都这样了，还安慰我？但我太怯弱了，什么都没说，把她扶起来，点了点头，回了教室。

第二天，她果然带了盒酸奶，在看着同学们做题时，偷偷塞给了我，我心里暖极了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了一个规律，每周四上午，路老师身上总会有新的淤青。

鉴于那天陈刚的做法，我觉得，她身上的伤，多半就是他打的，他在家暴。

路老师如此美好，他怎么下得去手？我越想越气，每次见到陈刚，都如见仇人。

学了半个多月，放假小休，我一回家就翻出了手机，试图联系我喜欢的女生，可意外的是，她把我拉黑了。

我的心猛地沉入谷底，疯狂联系她，还托人对她说我被逼去辅导班的事，可她毫无回应。

下午返回辅导班时，我迫不得已，偷偷把手机带上了，可后来，一直等了三天，帮我传话的同学都说，她没回任何消息。

我特别崩溃，想到这一切，都是因陈刚而起，更是恨他恨得牙根痒痒。

就在第四天晚自习，帮我传话的同学发了个视频过来，当时，陈刚看班，我没忍住，偷偷戴上耳机，打开了视频。

我看到，我喜欢的那个女生，在一个咖啡店接受了我们级一个男生的求爱，她接过了他的花，还跟他拉起了手！

他们宣布恋爱了。

我知道这人，18 班班长，他也追她很久了，可她之前明明说过，更喜欢我。

我痛苦地咬着嘴唇，几乎咬出血来，可突然，「啪」的，我后头被扇了一巴掌，手机被一把夺走。

是陈刚。

他一只手按着我，看了我的手机，什么都明白了，他冷笑一声，一把将它摔到了地上：「狗改不了吃屎！」

随后，他把我往前一推，顺手抄起教鞭，猛地抽向我后背，我疼得浑身战栗。

全班都在看我，大家眼神怜悯。

陈刚一脚把我的手机踢出了教室：「以后，要是还敢有人带手机，我见一个摔一个！」

没人敢吭声。

陈刚回身看我：「你晚上放了学，留下来收拾卫生，脑子里再想这些破事，小心我告诉你爸打死你。」

我真想狂吼，打死我吧！可我不敢。

十几年的高压教育，让我在面对老师的暴力之时，总是特别软弱。

随后，我被罚蹲在讲台前做题，可我心乱如麻，陈刚固然可恨，可那女生跟人牵手的视频，更是不断在我脑中回放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下了晚自习，同学们走后，我留下收拾卫生。

我们的黑板是两层推拉式的，我擦完一面，要拉下另一面的时候，一走神，被夹了手指，钻心的疼痛让我痛苦地弯下了腰，而此时，再想起我之前种种，我不由得哭出了声。

反正也没人，哭吧，我要难受死了！

可一阵「哒哒」的高跟鞋声从外面响起，是路老师走了进来，她看到我，着急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慌忙要擦眼泪，可越擦它流得越狠，甚至身体都在抽搐，路老师见状，摸摸我的头：「这么大小伙子了，怎么还哭鼻子呀。」

随后，她看到了我攥紧的拇指，又看了看黑板，顿时明白了什么，拉过我的手，轻轻地吹了吹：「别哭别哭，老师给你吹吹。」

我尽力要止住哭泣。

路老师，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宠溺一个小朋友那样。

随后，她说：「没事哈，都过去了，咱这么帅的小伙儿，将来有的是好姑娘追，怕什么呢？」

听了这话，我哭得更汹涌，过了很久，终于停下，我问：「路老师，你也知道了？」

路老师点头：「他在办公室说了。你是不知道，他生气的样子啊，太搞笑了，像嫉妒你一样。」

我也破涕为笑：「他都娶到路老师了，还会嫉妒我？」

在我眼里，路老师就是天使。

路老师听了，眉头却轻轻一皱。

我觉得自己说了句错话，我想看她笑，慌乱间竟拍了她的背，她身子一抖，轻叫了一声。

我一愣：「路老师，你怎么了？」

「我背上有伤。」她低下了头。

「对不起……我不知道，」但我很奇怪，「路老师，你背上怎么会有伤？还有，你腿上的淤青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」

她头埋得更低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此时，走廊上响起了粗重的脚步声，我俩赶紧分开，陈刚随后就进了教室，他问：「收拾好了吗？」

他看见了路老师：「你怎么在这？」

「我……」路老师嗫嚅道，「我来帮帮他，别耽误他回去睡觉。」

陈刚阴着脸：「关你什么事？你先回家。」

路老师显然怕他，也没再看我，低头出了教室。

我转过身，陈刚就像个凶神一样，盯着我收拾完了卫生，才关灯让我回宿舍。

那一整夜，我脑子里都是路老师，她帮我轻轻吹手指，又含在嘴里的样子，让我难以忘怀。而那个离我而去的女生，渐渐地，似乎不那么重要了。

我也能感觉到，陈刚对路老师不好，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

转天，吃午饭，轮到我和同桌去给大家拿外卖，路过办公室时，陈刚和路老师在吃午饭。

我看到，陈刚在给路老师夹肉：「吃了，多吃。」

路老师没吭声，只是听他的。

那一刻，我觉得，或许，陈刚对她，也没我想的那样坏。

可是，吃完饭，我去倒垃圾，路过洗手间，听到女厕所有人在吐，分明是路老师的声音。

倒完垃圾后，路老师捂着肚子出来，我问：「路老师，你没事吧？」

路老师回头一看，冲我艰难笑笑：「没事。」

我也没多想，冲她点点头，就回了教室。

下午，我想到，难道路老师怀孕了？嗯，看着特别像。

我忽然觉得很沮丧，我承认，我喜欢上路老师了，我在吃醋，可陈刚跟她是合法夫妻，我有什么资格呢？

这些天的英语课，我常看着路老师出神，而语文课时，又十分想她，我甚至在语文课上偷偷画起了她的肖像。

我以前学过画画，画得还行，且越画越有感觉，甚至，为了捕捉路老师的神态细节，在英语课上，我也偷偷拿出本子，对着画。

我这种小动作，被她尽收眼底，那天课到一半，她溜达到我身边，装作不经意地从我手下拿起了本子。

我没来得及压住，脸刷得红了。

路老师翻开本子，先是一愣，而后，赧然一笑。

我羞得低下了头。

她拿着本子端详了很久，才轻轻合上放下，踩着轻盈的步子溜达向别处，「哒哒」声久久不绝。

我有点飘了，我感觉得到，有种别样的默契，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了。

于是我更疯狂地画，我要把这幅画送给她。

但我忘了危险的存在，那天上午最后一节语文课，我正低头画她的眉宇，忽然，一只手横插进来，夺走了本子。

是陈刚，他立即看清了我画的是谁，当时就暴怒：「不要脸！」

他手指着我，气得颤抖，却没大声说出来，半晌，他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。

这一掌极重，我眼冒金星，陈刚愤怒地把那张纸扯了下来，当着全班的面，撕成了碎片，而后，竟直接摔门出了教室。

没人知道究竟怎么了，班里鸦雀无声。

而下午英语课时，我们分明看到，路老师的脸发红，显然是被打了。

我心头起怒，一定是陈刚干的，我恨不能去跟陈刚拼命！

大家做题的时候，路老师又来到了我身边，拿起我的画本，翻开，盯着被撕掉的那一页出神。

我看着她微红的脸，她跟我目光对上，眼里尽是落寞，一低头，走了。

我太难过了，我想让她开心。

于是，我悄悄拿起了圆珠笔。

路老师在教室里走完一圈，又掠过我时，我冲她抬起头，面带笑容。

她看着我，满眼疑惑。

我忽然伸出了手。

在我掌心，有一幅简笔画，那是她的肖像。

她眼睛一闪，突然亮了，仿佛有星星。

随后，微笑浮上了她的脸，且带着些妩媚。

我竟觉有些羞了。

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两颗心已彼此相映。

这幅掌心的肖像，我保留了很多天，我感觉得到，我和路老师，一直沉浸在幸福中。

但周四，又发生了一件事，毁坏了这种美好。

那天午休时，我肚子不舒服，去上厕所，路过女厕时，我听到，路老师又在里面吐。

我停住脚步，正想说话，突然，陈刚从男厕出来了，他显然也听到了路老师的声音，阴着脸，看都没看我，直接进了女厕！

紧接着，他的怒骂起了：「谁让你来吐的？又玩花花肠子，我让你吐！」

「啪」的一声，随后是路老师的惨叫。

我一急，冲进了女厕所，看到陈刚正抓着路老师的头发，还要扇她，我一把推开陈刚：「路老师都怀孕了，你怎么还打她？」

陈刚没料到我会进来，被推了个趔趄，可他冷笑道：「她怀孕？怀孕倒好了！」

说完，他回身一巴掌扇向了我的脸：「你管什么闲事！」

我被抽倒在地，可我怒气冲冲地跳起来，要挥拳去打陈刚：「我他妈让你再打我！」

陈刚一把扭住了我的拳头，我太瘦了，力气不如他，他一伸脚，把我蹬在了墙上：「兔崽子，活腻了！」

他上来按住我，路老师捂着肚子来拉他，他抬手把路老师推倒，而后，挥着拳，狂风暴雨般向我砸来。

我几无还手之力，只是愤怒大叫：「陈刚！」

陈刚怒火更盛，路老师没办法，只能用身体护住我，陈刚索性逮着谁打谁，一直打累了，才收手，踹门离开了。

我和路老师抱头痛哭，久久难平息，我抽泣着问路老师：「路老师，你为什么总在厕所吐，是生病了么？」

路老师眼神绝望，摇了摇头，似是下定了什么决心，低声说：「明晚他要去打牌，你来我家，我把一切告诉你。」

说完，她把我扶起来，轻轻拍了拍我，自己踉跄着走回了办公室。

我独自站在女厕所里，懵懂地回想着路老师的话，那时，我并没想到，我即将得知一个惊人的秘密，把我和路老师的人生，紧紧相连。

周四晚上，路老师看班，而我这也才知道，陈刚周四总不在，原来是去赌钱了。

下了晚自习，我溜去校门口，上了路老师的车。

我俩谁也没说话，过了二十多分钟，车进了一个别墅区，路老师告诉我到了，我才发现，他们家竟然住别墅。

这是我没想到的，陈刚竟这么富？

路老师把我带进门，也看出了我的诧异，她让我先坐，给我倒了杯橙汁，才说：「我知道，你有些意外，陈刚比你想象的有钱。」

我喝了口橙汁：「路老师，这一切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」

良久，路老师才说：「我从头给你讲。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她说：「我和陈刚，都不是正式老师，你们都知道。他最早，说是在广东开广告公司，其实，就是做传销的。我大学学的是英语，毕业后，被他骗了进去，我本不想多待，但那时候，我

妈突然查出了胃癌，做手术要二十万，我只能四处找人借钱，这事，被他知道了，他主动找我，说可以帮我。」

我茫然听着。

路老师继续说：「但是，他有一个条件，要包我三年。我那时没办法，为了我妈，只能答应了他，可没想到，他要我像校园贷一样，拿着身份证，给他拍各种不雅照片，还要我给他打借条。」

我听后愤然，还有这样的，还打欠条？陈刚太可恶了，我问：「你同意了？」

路老师点头，停了会儿，又说：「我没办法，我需要钱。但后来，我妈手术不太成功，陈刚说，可以再借我钱，让我妈继续治，条件是，我继续给他打欠条，并配合他拍那些不要脸的照片，他总要我做一些更难堪的动作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做了。」

我听得都为她心疼。

路老师眼中痛苦：「后来，我妈还是去世了，我当时就想离开陈刚。但我已经给他打了五十多万欠条，再加上那些照片，我就算想逃，也逃不了。他说过，如果我敢离开他，他会报警追债，并且，还会将我那些丑态百出的照片，想办法公之于众，让我没法活。所以，我只能跟在他身边，当了他名义上的老婆。」

我问：「你们其实不是夫妻？」

路老师点头：「我们没领证，但也没区别了。」

我听得内心发苦，可这种事，真是有点无解啊，鱼死网破都没机会。

路老师又说：「四年前，陈刚的公司被人查了，他只能带我从广东回来，用这些年的积蓄买了栋别墅，说是能保值，而后来，他利用我英语专业出身这个优势，开了个补习班，给他赚钱。」

原来是这么回事，现在的陈刚，把路老师当成了摇钱树。

我看着路老师手臂上的瘀伤，问：「路老师，他是不是经常家暴你？」

路老师就像被戳到了最痛处，说道：「其实，陈刚是个「废物」。」

我有些意外。

她说：「他以前身体就一般，这几年，越来越不行了。可他越不行，就越想逞强，甚至不惜吃药。但现在，药对他都不起作用了，但他一定得每周三都要……，可过去一年多，他就没成功过一次。」

原来，陈刚是个内心猥琐的废物。

路老师说：「所以，他脾气也越来越坏，尤其是每周三，只要不成功，他就会打我，有时候甚至还用皮带抽。而打够了，肯

定还不痛快，所以每周四，他都出去赌钱，经常十二点后才回来。」

这个变态，竟还靠施虐发泄。我心里一阵恨。

我问：「你总在厕所吐，又是怎么回事？」

路老师咬起了嘴唇：「其实，我尝试过出轨，跟他一个朋友。我对那个人根本没感情，只是为了报复陈刚。但陈刚发现了这事儿，他十分生气，当时想用刀划伤我的脸。」

我骂道：「这个畜生。」

路老师又说：「可他终究没敢，但想了一个特别蠢的招，让我发胖。他觉得，我胖了以后，就没人看得上了，所以总逼我吃很多饭。」

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路老师说：「可我也有应对的办法，每次吃完饭，总是偷偷地吐。但我被他抓到过一次，他打了我，我没改，你碰上的那回，是他第二次抓到我。」

我心头一阵怜悯，又十分愤怒，陈刚根本不拿路老师当人！

路老师过着上刑般日子，又要跟那畜生斗智斗勇，太让人心酸。

我突然拉住了她的手：「路老师，我带你跑吧。」

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可话说出口，才意识到有多糊涂。

路老师眼神感动，叹道：「要是能跑，我早跑了，可欠条和照片，都在他手上，我跑了，也没法做人。」

我沉默了。

我只觉憋闷不已，呼吸加重。

路老师像是怕我被气坏，端起橙汁，要我喝了压压。

我喝了口橙汁，木讷地放回桌上，又不知该干什么了。

气氛变得很安静，我感到，我跟路老师，可以说是相濡以沫。

气氛渐渐变得有些暧昧了。

她一直在看着我。

她伸出了手，慢慢拿起我的杯子，嘴咬在我用过的地方，把橙汁喝完了。

这举动出乎我意料，但我什么都懂。

路老师正含情脉脉地看着我。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张开双臂，把她搂进了怀里。

她柔软的身体，带着香气，瞬间将我俘获，我激动不已。

我有股莫名的冲动，想吻她，但又不敢，长这么大，我还没吻过谁。

我感到，她伏在我肩膀上哭了。

这瞬间又激起了我的少年热血，我喜欢她，我更想帮她，陈刚这个恶棍，简直是十恶不赦，我要救路老师脱离苦海！

我这辈子正义感都没这么强过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一起待到了十二点，我正跟她说，要把欠条和照片找到，突然，门外响起了车声，路老师一慌：「陈刚回来了。」

我也汗毛倒竖，路老师立即把我带进厨房：「你先躲这里。」

陈刚不久就进了门，他应该是赌输了，骂骂咧咧的，我听到，他让路老师给他换鞋、脱袜子，路老师都默默做了。

随后，他又带路老师去了卧室，关上门，我听到路老师尖叫了一声。我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可我看着刀架上的刀，真有种想去杀了他的冲动。

卧室安静之后，我悄悄从厨房出来，溜出了门，撒腿狂奔，跑了很久，才回到宿舍。

从此以后，我与路老师的情感渐浓。无论是她讲课时，还是从我身边走过，那真挚的目光看着我，总让我满心温柔，她指点我做题，我触碰到她的手臂，总是如同触电。

我知道，她的感受与我一样。

我怀念那夜的拥抱，19岁的我，28岁的她，日日相见却又要假装无事，都快憋疯了。

又一个周四，一大早，路老师偷偷塞给了我一张纸条。

「今晚来家，给你做好吃的。」

这行字，让我飘得厉害。

一个上午，我看什么都觉得美好。

但是，陈刚却又出来煞了风景，让我记起，我们活在地狱。

他让大家背一篇课文，有两个男生没背熟，他发了火，抽出教鞭，让他们趴在讲台上，要抽他们。

这要求很过分，他们起先不肯，可陈刚一人扇了他们一巴掌，两个男生怕了，哭着趴在了讲台上，任他用教鞭抽。

全班同学都感到愤怒，但敢怒不敢言。

我又想起了他对路老师做的事，我发誓，不光要毁了借条和照片，还要让他遭报应！

晚自习结束后，我跟路老师回了家，她换上一身女仆家居服，我眼睛都看直了。

「路老师……你这个衣服，很好看。」我结结巴巴道。

路老师冲我嫣然一笑，去了厨房。

我只觉到生活是这么的美好。路老师忙活了四十多分钟，端出了四道菜，拉着我的手坐下，让我开吃。

菜一入口，香气四溢，我开始狼吞虎咽。

路老师一脸疼爱地看我，让我慢些，我却停不下来，很久没吃这么好吃的饭菜了。

我都觉得，如果能让我每天都吃路老师做的菜，陈刚就算天天毒打我，我也愿意。

可我正吃着，路老师神情黯淡了，她说：「如果每天能这样看你吃饭，该多好。」

我心头一动：「路老师，早晚我要带你离开陈刚。」

路老师看着我，突然哭了：「以后周四晚上，我们可能见不了。」

我一愣：「怎么了？」

路老师擦了擦泪，说：「有件事，我没跟你说，陈刚赌钱，总是输多赢少，这一年，他还跟人去东南亚，输了很多钱，已经把房子抵押了。现在，外头还欠着人五十多万，他们要他一年内还上，不然，就把房子收走。」

我还真挺意外。

路老师接着说：「但陈刚想了个办法，他跟那些人谈好了，以后每周四，让我轮流陪他们，好宽限他的还债时间。同时，他会抓紧多招生，赚钱还债。」

我惊了，他妈的，这是人吗？他拿路老师当什么了？白天帮他教英语赚钱，晚上还得帮这畜生还债？

我对陈刚的恨意，到达了顶峰，我不同意！

我拉住路老师的手，给她擦干余下的眼泪：「路老师，我一定不会让陈刚得逞，咱们要抓紧行动，跟他干！」

路老师眼泪流得更多：「要是以前，我不会在乎这些，全当对他无能的惩罚。可现在，因为你，我不再接受任何人了。」

她说得够明白了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起身把她紧紧揽在了怀里。

良久，我问路老师：「咱们必须找到欠条和照片。」

路老师想了想，说：「你跟我来。」

她带我上了二楼，走到拐角处一扇门前：「这是个小次卧，每周三晚上，他折磨够了我，总自己来这里睡。平时，他从来不让我进去，总是锁着门。」

我明白了：「这里面有事儿。」

路老师点头：「但我不确定，他是不是把欠条和照片藏这里了，他太奸了，猜不透。」

我说：「无论如何，得先想办法把门打开，你知道钥匙在哪儿？」

「他所有的钥匙，都会随身带着，连睡觉的时候，都压在枕头底下。」

我一时间有些沮丧。

不过，路老师说：「对了，他在学校午休的时候，嫌钥匙沉，也会解下来，压在小床底下，但午休起来不用现穿衣服，他偶尔会忘了拿上钥匙。」

我眼前一亮，这是个好机会。

我想了想，跟路老师说了我的想法，路老师听后，面露喜悦，同意那么做。

当晚，我们商定好后，我回了学校。

第二天午休，路老师看班。

我趴在桌上，假装睡觉。

路老师轻轻地在教室里溜达，她走了没多久，忽然倒下了，不省人事。

我假装被惊醒：「路老师！」

全班同学也都起身看晕倒的路老师，全慌了。

我焦急道：「像心脏病，你们快去叫陈老师，得把路老师送医院！」

几个男同学立即冲向了办公室。

此时，班里一片混乱，我趁大家没注意，溜出了教室。

随后，我见陈刚跟着几名同学慌里慌张地赶来，他显然起得仓促，头发还翘着。

他们进了教室，我立即起身，去了办公室掀开陈刚的小床垫子，赫然发现了那一大串钥匙。

随后，我偷走了钥匙，溜去了校外。

路老师不会有事，一切都是她演的，目的，就是为了让让我偷钥匙。

校外有条小商业街，我找了个配钥匙的，把陈刚的十几把钥匙全配了一遍，随后返回了学校，将原来的钥匙放到了他床垫下。

而这时候，陈刚和几个男同学已经带路老师去了医院，还没回来。

我没耽搁，出校门打了个车，去了陈刚家，进屋后，直奔二楼小次卧，又试了七八把钥匙，铿然一声，门锁响了。

我欣喜地进了屋，而眼前的景象，瞬间把我惊呆了，我看到，墙壁上，贴着各种各样的衣不蔽体的女人照片，有日本的，也

有欧美的，而在那张单人床的正中央，则贴着几个我特别熟悉的面孔，都是我们辅导班的同学！

她们的照片，只被保留了面部，脖子以下，则被陈刚替换成了别的身体，做着各种荒诞的姿势！

太可恶了。这里既是证据的天堂，也是人性的地狱。

我怒气冲冲地开始翻找，几个抽屉、柜子里，装满了色情杂志和光盘，还有些奇怪的玩具，有些还写着「惩罚专用」，极尽恶俗！

我终于明白，陈刚为什么周三晚上，折磨完了路老师，就在这个小屋睡了，他是进来发泄的，他无能，心理却扭曲至极！

陈刚，你就是个人渣！

但是，我翻了半个小时，都没找到路老师的欠条和照片。

我不甘心，但我必须回去了，时间久了会露马脚。

不过，这满屋子的罪证，已让我想到了更好的办法对付陈刚，我一定会让他交出欠条和照片，并遭到报应！

我很快回到了学校，没多久，陈刚带路老师回来了，路老师显然没事，我看到，那串钥匙又挂在了陈刚的腰上，他很淡定。

我心里冷笑，你淡定不了多久了。

下午，我找机会对路老师说了我的发现，并让她偷偷搞一个手机或者摄像机，藏在小次卧。

没想到，路老师直接去电子城弄了个微型摄像头，趁陈刚不在家，拿着我给的钥匙，装进了小次卧。

接下来，我们要耐心等待。

周三晚自习结束，我见陈刚带着路老师离开，心里又难受又兴奋，我知道，今夜路老师势必还会被折磨，但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以后，我再不会让陈刚动路老师一根毫毛！

这一夜，我几乎没睡，等第二天上午英语课时，见到路老师，她冲我微微一笑时，我才大松了一口气，知道成了。

路老师趁着大家背单词，走过我身边，塞过一个 U 盘，低声说：「里面的视频，是我早自习导出来的。」

我特激动，挨到中午，路老师看班睡午觉，我溜出学校，去网吧打开了 U 盘。

我看到，视频里，陈刚晚上十一点多进了小次卧，满脸怒气，显然是刚才想跟路老师发生关系，又没成功。

他上了小床，恶狼般扑向那几个同学的照片，一边用嘴舔，一边做着猥琐的动作，极尽扭曲。

没多久，他又找出了那些色情杂志和工具，一直折腾了半个小时，才在嘶吼声后，沉沉睡去。

废物，也是恶魔！

陈刚的行为，超出了我对人的理解，我甚至欲杀之而后快。

我把 U 盘拔了出来，紧紧攥着它，我知道，此时的它，锋利如剑。

今天周四，按陈刚的计划，今晚，他要带路老师去见他的那些债主。

原本，我想在吃晚饭候去跟他谈判，可下午第一节语文课，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改变了想法，我觉得，谈判太便宜他了，我要直接让他生不如死！

当时，他带我们做阅读题，有道题明显出偏了，全班都没答对，但他非说答案是对的，还骂我们笨。

我仗着有他把柄，争辩道：「题目明显偏了，逻辑对不上，你看不懂？」

他听了这话，顺手拿书抽了我一下：「你这态度，在跟谁说话？」

我捂着头，斜眼看他。

全班同学都为我委屈，用奇怪的眼神看他。

他更气了，把书往地上一摔：「我不管答案对不对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篇阅读题，从原文到问题，到答案，全班都要一字不落地背过，下节课检查，不然的话，全体挨罚！」

这是恼羞成怒了。但下节语文课就是第四节，中间只隔着一节英语，我们怎么可能都背过？他分明就是想使坏。

全班都恨上了他。

我决定，于情于理，也要跟他干了。

第三节，英语课，路老师来了，我低声告诉她：「把 U 盘导进多媒体设备里。」

她愣了一下，回应了我一个确定的眼神。

每间教室都有多媒体设备，老师可以在里面存储课件，并播放，不过，设备都是设了密码，只有老师能用。

路老师照我说的办了，而后把 U 盘塞给了我，她也猜到了我的想法，特地夹了张纸条，写上了开机密码。

我冲她点点头，眼中是同仇敌忾的默契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在等待一个我们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时刻。

下午第四节课，语文，陈刚来了。

他阴着脸进门，看全班默不作声，问道：「背过了的举手。」

没人举手，很显然，谁能背过？

陈刚阴沉地笑了笑：「行，那就愿赌服输，咱也不用搞花样，你们每个人伸着脸，让我扇一下，以后多长长记性，就行了。」

随后，他拿起了黑板擦。

他是要用黑板擦扇我们。

这是他的老伎俩了，那比巴掌疼多了，不夸张地说，无异于有人往你脸上扇了一板砖。

这个变态！

他根本没给我们反应的时间，直接走向坐在第一排的我，猛地抡到了我脸上！

我面骨奇痛，可他根本没看我，阴笑着往后走，手起臂落，对着后面的同学又是一板擦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，可我分明感到，大家怒火升腾。

这种体罚，绝不是什么为我们好，就是施暴！

陈刚脚步不停，边走边扇，动作十分冷酷，被扇了的男生沉默不语，被扇了的女生，已开始了哭泣。

但在陈刚听来，那些哭泣声，肯定十分动听，他越扇越起劲儿，恨不能哼哼着歌。而突然间，有个女生抑制不住恐惧，在陈刚即将接近她时，猛地起身，要跑出教室。

陈刚眼神一凛，就像恶狼看到了有趣的猎物，追着那个女生就是一脚，直接把她蹬出了教室。

女生惨叫一声，全班都直起了腰，眼中充满怜意，也带着怒。

我知道，我们虽是一群习惯了被凌虐的羔羊，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有人领头，必有人敢跟着造反。

我毫不犹豫地起身了，越过陈刚，跑出教室，扶起那女同学：
「你没事吧？」

女同学已泣不成声，陈刚上来给了我一脚：「谁让你离开座位的？」

我叫道：「你都快把她吓死了！」

陈刚一听，顿时暴怒，竟一拉教室门，把后面放着的拖把用脚踩着，直接掰断，挥着拖把棍就打我。

这时候，办公室的路老师听到了动静，她跑了出来，见陈刚如此，也十分恐惧，可她毫不犹豫地挡在了我和那女生身前：
「陈刚，别打了！」

可陈刚根本不听，打得兴起，连路老师一块儿打了，路老师也疼得惨叫。

我怒火冲天，看到教室里的同学们已按捺不住，我叫道：「大家还愣着干什么，陈刚已经疯了，他是在犯法，是在作恶，都出来干他啊！」

我话音一落，几个有血性的男生再也坐不住了，大吼着冲了出来，其余同学也跟着起身拥了过来，可陈刚更加暴怒，挥舞着拖把棍，见谁打谁，场面一团混乱。

我趁乱穿过人群进教室，在多媒体设备上输入密码，找到路老师复制的视频，直接点击播放。

有同学已经看到了，教室的壁挂显示屏上，出现了陈刚猥琐的身影，而很快，小次卧里有什么、他在干什么，有条不紊地播放了出来。

此时，陈刚还在像个凶神般拿拖把棍揍人，我冲他吼道：「陈刚，你他妈给我好好看看显示屏！」

大家寻声望来，都看到了显示屏里的内容，而陈刚更是看明白了怎么回事，突然由怒转急，要来砸显示屏。

可一众男同学早已拦在他身前，我见他正发愣，大吼一声：「把他按住了！」

陈刚想反抗，我叫道：「你要是敢动一下，我立马报警！」

陈刚瞪起了眼，但他听懂了这里面的利害关系，眼神顿时暗淡了，同学们见状，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，如按恶狗。

视频在缓缓地播放着，班里几个同学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被陈刚贴在墙上猥亵，又羞又怒，所有的男同学也义愤填膺，我一声吼：「咱们撕了这杂种！」

大家蜂拥而上，围着陈刚开始揍，这许多日受得压抑，一股脑发泄了出来，陈刚像条恶狗般在人群里哀嚎，但没人可怜他，我也加入了战团，我们撕扯着他的头发和衣服，拿着黑板擦和

拖把棍，用他对待我们的方式痛殴他，他无处躲闪，很快就头破血流，眼皮子肿得老高，且在不断地磕头，奴才般求饶！

打了许久，同学们累了，都嚷着要把他送警察局。

我说道：「报警太便宜他了，咱们日子还长，书，还是要跟着路老师继续念，但以后咱们跟陈刚的关系，要反过来，让他听我们的，他是怎么欺负我们的，要全都还回来，他把柄在我们手里了，他听也得听，不听也得听！」

我这招其实挺阴的，但同学们齐声叫好。

此时的陈刚，点头如捣蒜：「只要不报警，以后，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！」

我适时拉过了路老师：「陈刚，你把路老师给你打的欠条，还有你拍的那些照片，都交出来，不然，我让你下地狱！」

同学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快速讲了一遍陈刚和路老师的事，大家再度愤然，狠狠抽了他几巴掌，逼他交出欠条和照片。

陈刚哀嚎着说出了东西在哪，我则让同学们看住他，我跟路老师回了别墅，在别墅的地下室里，我们找到一个保险柜，按照陈刚给的密码打开，果然发现了那些欠条，还有一台照相机，以及很多照片和胶卷。

我没有多看，都给了路老师，路老师检查了一下，站在那里，早已泪流满面。

我看着她，感到无比开心，她的人生，从此解脱了。

我们在地下室里站了良久，路老师才擦干眼泪，转过身子，默然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柔情。

我张开双臂，把她抱进怀里，她面色羞红。

透过地下室的舷窗，我看到，夕阳在接近着地平线，金黄的阳光正照射进来。

随后，就在这间光辉灿烂的地下室里，在路老师的引导下，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